

樱花译语 | 高跟鞋

原创 桃子咯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19-11-13

高跟鞋

作者: Lisa Wade · Myra Marx Ferree

波斯军队的军人们，一定是世界上最邪恶却最强大的一群人。还在阿拔斯一世统治时，这些军队就打败了乌兹别克人和土耳其人，再次征占了曾输给印度和葡萄牙的土地，获得了整个欧洲的倾赞。他们最致命的秘密武器是——高跟鞋。在马背上，当他们站起射击时，高跟鞋把他们的脚紧紧地固定在马镫上，给了他们准确瞄准时机会。世界上第一批高跟鞋，是战场上的武器。



欧洲的男性贵族都为这些军人的英勇而着迷，也开始在他们的日常休闲生活中穿起了高跟鞋，想用鞋子来窃取些波斯军人男性雄风的奥秘。就像今天的篮球迷总喜欢穿Air Jordan一样。这些贵族在战场上比公牛队的粉丝在球场上还逊色，但高跟鞋却象征性地将他们与波斯军人战场上的丰功伟绩联系起来。高跟鞋却象征起独特的男性力量，与战场上的胜利紧密相连，就像篮球迷把现在穿球鞋的球迷与乔丹卓越的体育技巧相联系一样。

就像大多数时尚一样，高跟鞋文化也开始向下层发展。不久，各个阶层的男人都开始穿高跟鞋，在欧洲布着鹅卵石街道上晃悠悠地走着，觉着这十分优雅。不久，女人们也决定要在这股潮流中分一杯羹。在1630年左右，男性时尚在女性中十分风靡。她们剪短了头发，把军队风格的饰品加到她们的裙肩上，同时抽着烟管。对女人来说，高跟鞋不过是对男性气质的模仿。

那些早期的时尚弄潮儿惹恼了带来这场风潮的贵族。毕竟，所有的尊贵高雅，只不过在于高人一等。为此，贵族们开始穿越来越高的高跟鞋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甚至规定任何人穿的高跟鞋不能比他的更高。在新大陆，马赛诸塞殖民地通过了一条法律，女性若

被发现穿高跟鞋，就会遭受到对待女巫一般的惩罚。

但穿高跟鞋的风潮热度不减。于是贵族们改变了策略：他们自己一起不穿了。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了，人们开始转向逻辑和理性。人们开始接受新的生活哲学：是智力——而非高跟鞋的高度——带来优越。贵族们又穿上了平底鞋，还开始嘲笑穿高跟鞋的人，“穿这么不实用的鞋的人一定蠢到掉渣”（显然他们忘记了曾经他们自己也这么穿）。

从此，大多数情况下，高跟鞋在男性间逐渐落伍——当然，在牛仔们和迪斯科舞者间除外——但不管是在婚礼上或是公司，它却仍然在每种可能的场合下挤迫着女性的脚趾。当女性们不再担心会因为高跟鞋像女巫一样遭受到火刑，能被允许穿高跟鞋时，在人们的印象中，高跟鞋已经完全是女性特征的东西了。有些女性甚至是迫于压力而选择穿高跟鞋，特别是当她们想要看起来漂亮或者职业时。而且这成为了一项共识：穿高跟鞋能让你看起来气度不凡。

贵族们努力想要把穿高跟鞋的权利保留在他们手里，这是社会学中区隔（distinction）现象的一部分，这个词用来形容一个群体努力想要将自己与其他群体区别隔离。在历史中，我们可以发现精英男子们孜孜不倦地做着基于阶级与性别的区隔。除少数例外，只有女人（或是扮演女人的人）穿高跟鞋。



区隔是这本书主要的主题。“性别”一词只有当我们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对人做划分时才能够存在。如果我们并不在意区分男人女人，这整个概念就是毫无必要的。毕竟，如果一些生理上的不同对我们没有意义，我们并不会创造专门的词汇来形容它。例如，基因使得有的人能卷舌，有的人不能。但我们却并不会因此而产生一种概念，将人区分为“卷舌的人”和“平舌的人”。我们怎么会需要一个这样的概念呢？大多数人对此并不在意。同样，人们不会用近视程度来区分身份，也不再认为右撇子比左撇子更好。

而性别，正是与区隔相关。就像刚才说的能否卷舌、视力、左撇子还是右撇子，这都是生理上的事实。人是基于性别不同而繁殖的生物，我们天生身体分为两类：能生育的女性，以及参与基因重组的男性。“性别”一词就是用来代替这些与第一性征（各自有不同的生殖器官）和第二性征（比如头发生长方式、胸部大小、体脂分布）相关的生理差异。我们通常用“男性”与“女性”来指代性别，但我们也用“生理男性”（male-bodied）与“生理女性”（female-bodied），说明性别只指生理，而不会延申到一个人的心理和行为。并且，如我们生活所见，生理上也并非每个人都符合我们对“生理男性”和“生理女性”的界定。

与卷舌、视力、左右撇子不同的是，人们过分地用生理性别进行社会性区分。比如，当我们区分男性和女性时，我们也想到蓝色和粉色的婴儿毯，西装与裙子，“Maxim”和“Cosmopolitan”杂志，动作片与言情片。所有这些例子被划分为“男性气质的”（masculine）和“女性气质的”（feminine），分别与男性和女性联系起来。“性别”一词被用来指代我们与“生理男性”、“生理女性”联系起来的“男性气质”、“女性气质”的象征。



这些象征非常重要，因为它表明了生理不同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。它迫使我们去努力去契合那些既是生理上，又是象征性地塑造的界限，就如高跟鞋一样。它促使我们围绕生理限制界定生活方式，就像戴着眼镜看世界。这些象征，是我们集体想象的一部分，我们也因此创造出人类现实生活。性别象征主义不止塑造了我们的身份和思维，也塑造了我们的工作、家庭、学校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选择。

这就是区隔的来源。许多我们所相信的有关男性与女性的不同——甚至有些我们认为是严格生理上的——并非是基于男性、女性身体而出现自然而然的差异。相反，这是我们努力制造和维持差异的结果：无数的人每日不断地致力于使男人男性化，女人女性化，强调着男性气质、女性气质在每个领域的重要性。

这些普遍持有的观点，以及或支撑或挑战这些观点的行为，都是文化（一群人共有的观点以及反映这些观点的行为和物质）的一部分。人类就被这些文化意义裹挟着，就像高跟鞋一度代表具有力量的男性气质。因此性别不仅仅是基于生理上的，它还很大程度上基于由人思想主导，广泛接受的文化思想。

为什么人们要花这么大力气来维持这种区隔的错觉呢？

想象一下贵族们当时的愤怒：他们娇生惯养，戴着假发，脸上涂着脂粉，踩着穿着高跟鞋的脚，为他们粗俗的模仿者而生气。“这些普罗大众怎么能模糊我们之间的界限呢？”他们或许也曾这样叫喊。在今天看来，如此介意谁穿高跟鞋谁又不穿，或许显得很蠢甚至荒谬，但在当时这却是一件很严肃的事。成功的区隔确保了这些精英男子看起来与众不同，或是显得更不可或缺，比女人或是别的男人要更好。这正是贵族气派的核心：认为有的人真正地高人一等，而正因这高人一等，他们有资格囤积财富，垄断权力。他们并没有能够彰显他们高贵的超能力，没有任何证明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特权，也没有任何生物特性表明他们有明显的优势。他们怎么来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来呢？他们有高跟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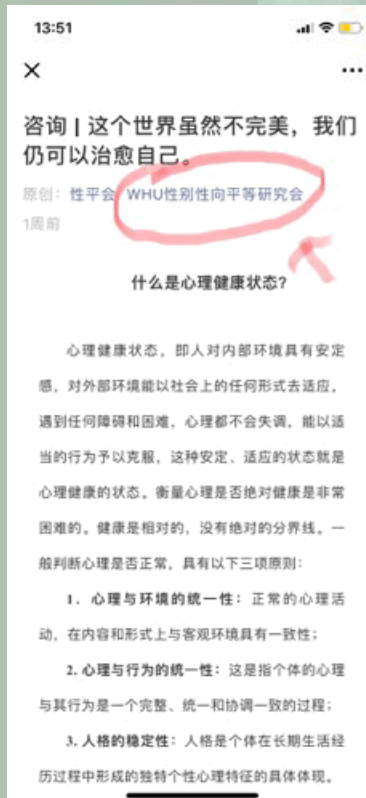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高跟鞋，或者是其他彰显特权的标记，贵族们就不能证明他们有权去支配这个国家。没有区分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没有阶级。直到今天也同样如此。如果有人想要证明A群体比B群体更高一等，就必须先有可区分的A、B两个群体。如果不能分为两类，我们又怎么能说一类人比另一类人更值得我们青睐呢？因此，如果有人想要说某类人比别人更有价值、应获获得更多力量、享有更多特权、合理地享有大量财富，他们就必须维持这样的区隔。

性别也不外乎如此。在性别的故事里，叙述了不同与阶级，其中有欢愉也有苦痛。在我们严肃地处理性别不公的问题前，我们先花几章的功夫学习性别中愉悦的部分。这部分会有趣又迷人。你将会了解到有关有名的滑雪运动员、足球运动员，游艇和空中服务人员，以及，是的，女性主义者的故事。最后，我们将会学习会让你气到想要丢书的部分。别往心里去，放宽心。现在，我们现在我们一开始讨论的开始：区隔。

翻译：艾门

审核：吴航

排版：筱吾



联系 我们 邮箱：whunow@163.com
小秘书微信账号：whunow

关注 我们 微博：@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
QQ 表白墙账号：3026787712

—— 艾滋快检服务可联系QQ表白墙 ——